

俄国五大家文选

贺雄飞 主编

屠格涅夫

戴灰眼睛的人 *Dai Hui Yan Jing de Ren*

屠格涅夫精品集

〔俄〕屠格涅夫 著

刘季星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俄国五大家文选

戴灰眼镜的人

屠格涅夫精品集

[俄]屠格涅夫 著

刘季星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精品集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刘季星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

(俄国五大家文选)

ISBN 978-7-309-06712-5

I . 戴 ... II . ①屠 ... ②刘 ...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俄罗斯
—近代 ②散文诗—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4810 号

书 名 戴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精品集

著译者 [俄] 屠格涅夫 刘季星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 (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 (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 (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姜 华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978-7-309-06712-5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自 传	3
海行遇火记	5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	12
戴灰眼镜的人	23
日 记	46
关于“三十二人被控与伦敦的煽动者进行勾结”一案	54
《中短篇小说集》序	63
《烟》单行本序	64
马尔科·伏夫乔克《乌克兰民间故事》译本序	65
猎人的五十戒和猎犬的五十忌	66
霍尔与卡里内奇	72
贝逊家的牧场	83
毕留客	101
林中相会	109
森林与草原	117
帕加马的发掘	125
致《北方蜜蜂》报出版人信	131
关于《父与子》	133
果戈理	145
忆别林斯基	166
散文诗	192
译后记	261



屠格涅夫像

自 传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生于奥廖尔城。父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母为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卢托维诺娃。兄弟三人，排行第二。长兄尼古拉，至今仍健在；幼弟谢尔盖，于行年十六之际夭折。父亲于叶利扎维特格勒胸甲骑兵团中服役，驻防奥廖尔，以上校衔退休，于妻子的领地斯帕斯基—卢托维诺沃村定居，离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城十俄里。1822年携全家及婢仆乘坐两辆大篷马车出国旅行，其间我几乎丧命——在瑞士的伯尔尼城，参观饲养着几头熊的熊山时从外围护栏上掉了进去，幸好父亲眼疾手快，赶紧抓住了我的一条腿。返回斯帕斯基以后，全家开始了乡居生活，那种贵族的懒散、悠闲而琐碎的生活，在当今一代人中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每日处在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瑞士人和德国人、从小跟随的老仆和农奴出身的保姆中间，长大成人。1827年初，在萨莫捷卡购得一所房屋后，全家移居莫斯科。1833年，年仅十五，即进入莫斯科大学，按照我那时的叫法，在“语文系”就读。我时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昔日的师长们，其中有俄语教师德·尼·杜宾斯基、数学教师普·尼·波戈列利斯基，以及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的文学家伊·彼·克柳什尼科夫，他写的诗署名只是一个字母“O”。我在莫斯科大学求学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听过波戈金教授和帕夫洛夫教授^①讲课；后一位是谢林的信徒，根据他的哲学讲授物理学。此外还有一位老人，名叫波别多诺斯采夫^②，他按照罗蒙诺索夫的值得赞美的言辞来管教学生，时常向我们“训话”。1834年，父亲为了让我与进入近卫军炮兵部队的长兄居住在一起，把我转至彼得堡大学——而父亲就在这一年去世了。1837年我从大学毕业，获候补博士

① 米·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1841年为俄国科学院院士，1841至1856年曾主编《莫斯科人》杂志。米·帕夫洛夫（1793～1840），俄国哲学家，物理学家，1820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译者注

② 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771～1843）：俄国作家，莫斯科大学语文教授。——译者注



海行遇火记

这是 1838 年 5 月里的事。

我随着许多旅客乘坐“尼古拉一世”号邮轮由彼得堡前往吕贝克^①。因为那时铁路交通还很不发达，所有旅客都宁愿走海路。由此之故，不少人还随身携带着轻便的马车，以便在德、法等国境内继续他们的行程。

我记得我们这艘船上装了二十八辆达官贵人的马车，旅客将近二百八十人，其中约有二十名儿童。^②

我那时很年轻，不怕风浪颠簸，终日为新奇的景象所吸引。船上有几位太太，非常漂亮，或者说非常可爱，——她们之中多数已不在人世了，可叹！

母亲第一次放我单独出门旅行，我自然应当向她保证行为检点，主要的一条就是不碰纸牌……可是这最后一条保证却是最先被我背弃的。

那天晚上餐厅里聚满了人。我特别要指出，这里边有几个名闻彼得堡的赌徒，他们每天晚上下大赌注；现在已不大容易见到的金币，一把一把地抛在桌上，响声震耳。

其中有一位先生见我袖手旁观，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便邀我入局，却使我大感意外。当时我以一个十九岁的天真向他说明自戒的原委，他哈哈大笑，回头对他的赌友大声地说，他捡到了一个宝贝，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从来没有摸过牌，却自以为享受到了前所未闻的天大的幸福，真正是傻瓜的幸福！……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十分钟后我坐到了牌桌上，两手抓满了牌，成了一个赢家。于是赌呀，赌得天昏地黑。

应当承认，那句古老的格言并没有骗人，钱像小河淌水似的向我流来，我的手边聚起了两堆金币。我的手在颤抖，手上都是汗。我的赌兴上来了，

① 吕贝克是德国北部临近波罗的海的港口。——译者注

② 据当时《北方蜜蜂》日报的报道，船上旅客是 132 人，马车 38 辆。





越赌越起劲，不能罢手……说实话，我曾经想过我就要发大财了！……

突然间舱门大开，一位太太像发了疯似的冲了进来，颤抖着声音尖叫道：“失火了！”就昏倒在沙发上。立刻一阵大乱，人们拔腿就跑，金币银币在地板上乱滚，钞票散落一地。我们也奔出门去，船舱内已经充满浓烟。我们事先为什么毫无觉察？这一点我简直不明白！楼梯上也是浓烟滚滚。四处闪烁着像煤块燃烧时的暗红色的火光。转眼间大家都跑到了甲板上。两股巨大的浓烟夹着火苗沿着烟囱两侧和桅杆升了上来；人们开始乱成一团，其景象极为可怕，已经无可挽回了。这种混乱是超乎想象的，因为每个人，首先是我，都感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存自己已经绝望。我记得我抓住一个水手的手，答应从我母亲名下给他一万卢布，如果他救我脱险。那个水手自然不把我说的话当真，甩开了我。不过我也并不坚持，因为我明白自己说的话缺乏理性。可是他再也没有在我的周围出现。平心而论，任什么都不能与沉船或海上发生大火这样的悲剧相比，除了它的喜剧性的一面之外。我举个例子。一个有钱的地主吓得魂不附体，爬在地板上发疯似的磕着头；当煤舱的孔隙喷出大水柱暂时使火势有所遏制时，他就站直身子放开喉咙大喊道：“半心半意的人啊，难道你以为我们的神，俄罗斯的神，能撇下我们不救吗？”可是就在这当儿，火苗突然蹿了上来，烧得更加猛烈，这位极其虔诚的可怜的人又匍匐在地，叩头如捣蒜似的。有一位将军模样的人，神色忧郁不安，不停地喊着：“应当派出信使去见皇上！当年军屯区发生叛乱，我正好在那里，不错，亲身经历。就派出信使去见他，结果救了我们，哪怕救出几个也好！”另外有一位绅士，手里拿着雨伞，突然狠狠地朝行李中一幅系在画架上的污秽的油画像刺去，伞尖把耳、目、口、鼻刺了五个窟窿。他一边刺一边大叫：“现在还要它何用？”可是这幅画却不是他的！一位胖胖的先生哭成个泪人儿似的，好像德国酿啤酒的师傅，不停地用他的哭腔在呼唤：“船长！船长！……”船长终于忍耐不住，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大喝一声：“怎么了？我是船长，您有什么事啊？”胖子看了他一眼，一脸疲惫不堪的神色，又重新开始呼唤：“船长！”

但是，就是这位船长救了我们大家的性命。首先，当机器房还能进入的最后一分钟，他冲进去改变了轮船直驶吕贝克的航向，让它转了一个大弯去靠岸。否则，等不到进港就烧成灰烬了。其次，他命令水手们亮出短刀，任何人胆敢动一动仅存的两只救生艇，当场刺杀，毫不留情。——其余的救生艇由于旅客企图把它们放入海中又没有经验而倾覆了。

水手大多是丹麦人，他们的脸孔是刚毅的，冷酷的，火焰的反光在刀刃上闪烁如同滴血未干，令人毛骨悚然。一时间狂风大作，大火足足烧着了三分之一的船体，它的呼啸声更加使人恐怖。我必须承认，人类中占有一半的男性，无论如何绝不会想到在这种场合妇女竟然表现得比男子更加英勇。黑夜降临时她们正在床上，全身雪白（身上没有衣服，只裹着一条被单），无论我那时多么不信神，她们在我眼中却是上苍派遣的天使，来到人间使我们知所羞愧，并赋予我们以勇气。不过也有一些男子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我特别记得一位达什么夫先生^①，曾任俄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他脱去靴子，摘下领带，平日所穿礼服的上身用两只袖子绑在胸口，骑在一根拉在空中的粗绳上，晃动着两只脚，悠闲地抽着雪茄烟，挨个儿地打量着我们，脸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的表情。至于我，我在船舱外楼梯上找了个躲避的地方，在距离舱面最低处的一级上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脚下翻腾着的殷红的浪花，它喷出的水珠溅到了我的脸上。我暗自说：“十九岁的年纪，就这样死去也就算了！”——因为我下定决心宁愿淹在海中也不愿被大火烧焦。火焰在我头上弯曲成了一个拱顶，我清楚地分辨出它的呼啸声和海浪的咆哮声。

我身边不远处有一位瘦小的老太太也坐在同一架楼梯上，她好像是哪一家的厨娘，随主人前往欧洲。她两手抱着头，似乎在悄悄地祈祷，突然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也许因为看出了我脸上的决死的神色，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她抓住我的一只手，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坚定地说：“少爷，别别，人生在世不能任意而为，——您不能这样，别人也不能。老天爷吩咐怎么办就怎么办。——假如您这是想自己了结自己，那么到了那个世界您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此之前我绝没有想到要自杀，可是这时候由于某种类似逞强的心理，在我当时的处境中所完全不能解释的一种心理，我几次三番装出想要实行我的她所猜测的那种意图的样子，而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每一次都扑过来阻止我，她不能亲眼看着我去“犯罪”。最后我自知惭愧，便不再装模作样了。其实在死神出现之际，在我真正认识到死的威胁和不可避免的时刻，为什么还要演出喜剧呢？然而我已来不及分析自己这种奇怪的心理，也没有时间去赞美那位可怜的老太太的毫无利己之心（现在应该称作利他主义），因为这时候在我们头上咆哮的火焰已加倍地猛烈，同时一个铜钟般的声音（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声音）也在空中响起：“不幸的人们，你们在做什么呢？你

^① 指雅·安·达什科夫（死于1872年）。



们将要毁灭了，跟我走吧！”没有人招呼我们，也不知道该向哪里去，老太太和我立刻像被弹簧反弹出去一样，一跃而起，跟着一个穿蓝上衣的水手冲进浓烟。他在我们前面，正沿着一条绳梯往上爬；不知道去干什么，我也跟着他爬上了绳梯。我想，如果他当时跳下海，或者做出别的什么惊人的举动，我一定会不假思索地照办。爬了两三级以后，水手跳到了一辆底部已被火烧着的马车的车顶上，跌得很重。我跟着跳了下去，听见老太太也在我背后跟着跳。后来水手从这辆马车跳到第二辆，又跳到第三辆，我始终跟着——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船头。

旅客们几乎都聚集在这里。水手们在船长的监督下把我们的两只小艇之中的一只放下海——幸亏这是最大的一只。我从另一边的船舷望过去，看见了在明亮的火光照耀下的陡立的峭壁，它们朝吕贝克的方向倾斜下去。距这排峭壁足有两俄里^①之遥。我不会游水——我们搁浅的位置（我们都没有发觉是怎么搁浅的）的海水看来并不深，但风浪很大。可是一当我看到峭壁，我就深信自己无论如何必定得救，于是多次跳着高呼“乌拉！”，使得周围的人大为惊异。我不想走近人群拥挤的地方争着攀上通向大救生艇的舷梯——那里等着的老弱妇孺太多了；而且当我看到了峭壁之后，我的心已安定了下来，因为我深信自己会得救。我意外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孩子说他害怕，有几个孩子甚至已经在母亲的怀中沉沉睡去。结果没有一个孩子丧生。

我在旅客中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将军，外套上滴着水。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背靠一条竖着放的长凳，他刚把它拆开。有人告诉我在最初的慌乱之际，一个女人想抢在他的前面登上第一批救生艇（这些小艇后来由于旅客的过失而倾覆海中），却被他粗暴地一把推开。船上的服务员两手抱住他，强把他往后拖，一直拖到大船上。这位老兵为一时的胆怯而惭愧万分，发誓剩他最后一人时才离船，甚至走在船长的后面。他身材高大，脸色苍白，额上有一处擦破了皮，凝着血迹。他扫视着周围，眼光是忧郁的，谦卑的，仿佛在请求宽恕。

这时我走近轮船的左舷，看见船上那只小一些的救生艇，在惊涛骇浪中恰似一个玩具在飘浮。小艇上有两名水手在做着手势，叫旅客冒险跳到艇上去。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尼古拉一世”号是艘大型的邮轮，必须非常平稳地落在小艇上，才不致把它弄翻。最后我决定先站在伸出船外沿船体下垂的锚链上，然后再往下跳。这时大批黑压压软乎乎的旅客朝我涌了过来，一个

① 一俄里相当于一公里。——译者注

女人勾住我的脖子，一动不动地挂在我身上。坦白地说，我最初的反应是低下头用力挣开她的手，摆脱掉她们，幸好我没有这样做。一个冲撞几乎把我们两人推到水里去，可是立刻发现面前晃动着一根绳头，不知道从哪里吊下来的，真是万幸。我伸出一只手拼死抓住它，手心都磨破了，流出了血……然后我瞥了一眼脚下，看到我和挂在我脖子上的女人正好悬在小艇上空……那么老天保佑吧！我就滑了下去……小艇的每一条接缝都噼里啪啦作响……“乌拉！”水手们大声叫好。我把昏过去的女人放在艇底上，立刻转脸向大船望去，只见人头耸动，特别是妇女，心急如焚地在船舷边挤着。

“跳过来！”我大喊一声，伸出了两只手。这时我的勇敢的尝试获得成功，深信自己已经躲开了大火的威胁，顿觉身上增添了难以形容的力量和勇气，我接住了决心往我们小艇上跳的剩下的三位女士，毫不费力，如同在采摘季节接住抛过来的苹果一样。这里需要说一说，这三位太太之中每一位从大船跳下来时必定尖声大叫，落到小艇上又立刻昏了过去。有一位绅士想必是吓傻了，把一个沉甸甸的盒子扔了过来，落在艇上碎成两半，差一点砸死一位不幸的女士。盒子里装的是十分贵重的化妆品，我不问自己有没有权利处置它，立刻把它交给两名水手，他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礼物。我们当即用尽全力把小艇划向岸边，听得耳边在大声叫喊：“快一点回来！把小艇划回来接我们！”因此到了水深不足一俄尺^①处，我们就爬出了小艇。寒冷的细雨大约已经下了一个小时，对这场大火毫无作用，反把我们淋得全身透湿。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岸，却发现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水荡，污泥深可没膝。

我们的小艇迅速消失在远处，它和那只大救生艇一起往返于大船和海岸之间。旅客遇难者不多，共计八人：一人跌入煤舱里；另有一人淹毙在海中，因为他紧紧抱住他的全部财物不放。后面这一位的姓名我大致还记得，他曾经同我连续下了大半天象棋，争得脸红耳赤，以致在旁观局的维公爵^②大喊道：“不妨想想，你们这样下棋好像是在解决生死问题！”于是不欢而散。

说到行李，几乎荡然无存；马车也无一幸免。

在大难不死的太太们之中，有一位丘夫人^③，温柔亲切，却为四个女孩

① 一俄尺等于0.71米。——译者注

② 指彼·安·维雅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公爵，诗人。

③ 指俄国诗人费·伊·丘特切夫最初的妻子。





子以及她们的保姆等人所拖累，时常孤零零地被遗留在海岸边。她赤着足，衣服也遮不住肩膀。我认为有必要扮演一名可爱的骑士，于是脱下了一直完好无损的一套外衣、领带乃至靴子作为车资，除此之外还有：我在峭壁顶上，拦住了一个农民和他的两匹马驾着的大车，打发他在前面走，他却以为不必等我，径自载着我这几位女客直驶吕贝克而去，把我一个人撇下，穿着汗衫短裤，淋得全身透湿。远望海上，我们轮船上的火焰已逐渐暗淡下去。我之所以说“暗淡”，是因为我绝不相信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如此轻易地被毁灭。这时它只不过是海上固定不动的一个巨大的火光熊熊的黑点，歪斜的黝黑的烟囱和桅杆把它的轮廓弄得支离破碎；海鸥在四周飞来飞去，动作呆滞，冷漠无情，——然后它剩下了飞溅着火花的一大堆灰烬，分解成几根极粗的曲线，浮在略见平静的波涛上。就此了结吗？我想，我们这一生莫非也只是一撮随风而散的灰烬？

这位开始冷得牙齿格格作响的哲学家，真是走运，另外一个驾着大车的农民把我载走了。他为了走这一趟索取两枚金币，但是把他那件肥大的斗篷让我裹在身上，又给我唱了两三支梅克伦堡^①的小曲，听得我十分满意。就这样我于天明时分抵达吕贝克，在这里遇到了同船的难友们，于是一起前往汉堡。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两万银卢布，那是前往柏林途中在汉堡停留的尼古拉皇帝^②派他的一位近侍送来的。全体男士聚会，异口同声决定把这笔钱让给女士们。我们之所以能轻易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那时候任何一个来到德国的俄国男子，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享受信贷的便利。现在却不是这样了。

那位水手，即我曾经以母亲的名义答应付给他一笔巨款以求救我一命的那位，来找我要求履行诺言。不过因为我并不完全相信他是当真的，而且更因为他根本没有为我的获救出过什么力气，我只给了他一枚三马克的银币，他便欣然而去。

至于那位可怜的替人当厨娘的老太太，她曾经十分关心我的灵魂的获救，我却再也没有见她一面——但是关于她的情况，大概可以这样说，不论她是葬身于大火之中或溺水而亡，天堂里都已为她准备了位置。

1883年6月17日于布热瓦尔

① 梅克伦堡是德国过去的的一个邦，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平原。吕贝克即面临梅克伦堡湾。——译者注

② 即尼古拉一世（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85）。

译者附记：此文是作者逝世前三个月于巴黎郊外布热瓦尔他的女友维亚尔多夫人波林娜的住处用法文口述，由波林娜笔录而成。后委托俄国女作家卢卡宁娜翻译成俄文。俄译文经屠格涅夫本人看过，并得到他的认可。此处中译文是据俄译文译出，原载《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三十卷本）第十一卷，1983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

1857年10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辆雇来的老式的马车轻快地行驶在罗马至阿尔巴诺^①的公路上，车窗玻璃震得叮叮当当地响。

驾车的位置上高坐着愁眉苦脸的马车夫，一副大络腮胡子。从各种迹象看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加色鬼。车厢里坐着三名俄罗斯来的外国佬：现已不在人世的画家伊凡诺夫^②、瓦·彼·波特金^③和我。不过“外国佬”这个称呼只适用于波特金和我，至于伊凡诺夫，或者使用从“雄鹰”小酒馆直至“希腊”咖啡店上上下下对他的尊称：亚历山大先生，则无论从衣着和举止来看，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了。

那一天的天气真是妙极了，不论是作家或者画家，都是无法落笔的。因为大家知道，在克洛德·洛伦^④之后，没有一个风景画家能够对付得了罗马的自然景色。作家们也同样力不从心（只消回想一下果戈理的《罗马》^⑤等等就行了）。因此我只能说，空气是透明的，温柔的；太阳明亮，光辉灿烂，但不觉得灼热。微风从敞开的车窗里吹进来，轻拂着我们已失去青春的脸颊——我们在一种好似节日的气氛中、在秋日的晴光中旅行，心头似乎也泛起了一种秋天的节日的感觉。

前一天我们和伊凡诺夫在梵蒂冈漫步。他那时心情极好，毫无陌生之感或拘束之态，愿意交谈，而且滔滔不绝。他告诉我们意大利绘画中的各种流

① 阿尔巴诺、弗拉斯卡蒂均为意大利的小城镇，位于罗马东南约20公里处；后者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有不少古迹。——译者注

②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伊凡诺夫（1806～1858）：俄国画家。画有《基督显圣》等。1831至1858年住在意大利。

③ 瓦·彼·波特金（1812～1869）：俄国作家、艺术批评家。作者在此处有一个注释，文为：“他现在也去世了。”——译者注

④ 克·洛伦（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⑤ 《罗马》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认为其中有“十分鲜明而真实的现实图景”，但也包含着“对巴黎的歧视和对罗马的短见”，语言上有“过于雕琢之风”。

派，他对此作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他的论述都很有见地，对“古代大师”充满敬重之情，尤其崇拜拉斐尔。大家知道。奥韦尔贝克^①曾经对伊凡诺夫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他向伊凡诺夫讲解过拉斐尔，可是当奥韦尔贝克继续往前，一直向佩鲁吉诺^②和他的先辈们走去，伊凡诺夫就停步了。他正要跨入那个德国画家沉溺在其中的人造的、禁欲主义的、象征的世界，俄罗斯的良知把他拦阻在门槛之外。因此理想主义者伊凡诺夫在奥韦尔贝克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粗鄙的现实主义者。伊凡诺夫为我国画家当前出现的倾向深觉惋惜（其中有一位^③曾在我面前称拉斐尔为“平庸之辈”），并告诉我们有关勃留洛夫^④和果戈理的事，他总是称呼后者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⑤。从他对我们这位大作家所做的敬重而谨慎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作过特别认真的研究的。果戈理对伊凡诺夫却毫无了解，虽然曾经对他的《基督显圣》说过一些溢美之词。正是这一位果戈理，对《庞培城的末日》^⑥也赞叹不已。同时喜爱这两幅作品，只能表明不懂绘画。伊凡诺夫提到果戈理因《与友人书简选》一书遭到普遍的指责而受到可怕的刺激时，十分同情。他谈起这件事以及1848年^⑦的事时，声音是颤抖的。也许他脑子里想到的是“说不定会同样把我的画骂得狗血淋头”。而在1848年几近开始取得胜利的那些时日，他不知为什么却看到了各类艺术的终结和毁灭。

现在来说一说他的画。那时我们没有见到他的画，他准备把他的画室打开两三天，结果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才付诸实施。他说他的画还未完成，差得很远，却同我们谈起了他的德国之行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他去德国是想会见一位著名的学者^⑧，此人的观点与他想在画中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有意邀请这位学者来罗马审定他的画是否与上述的观点相符合。

① 弗·奥韦尔贝克（1789～1869）：德国画家。拿撒勒人画派的中坚分子。

② 彼·佩鲁吉诺（1446～1524）：意大利画家。曾为拉斐尔的老师。

③ 指画家索罗金（1821～1892）。

④ 卡尔·勃留洛夫（1799～1852）：俄国画家。学院派的代表人物。

⑤ 伊凡诺夫约于1838年间与果戈理相识，曾为果戈理画过一幅肖像。他在说话中不直呼其姓，而称呼名字和父名，是表示敬重之意。——译者注

⑥ 勃留洛夫所作的一幅画。

⑦ 指意大利1848年的革命运动。

⑧ 戴维·施特劳斯，《耶稣传》的作者。——作者原注（译者附记：此人是德国哲学家，生卒年为1808～1874年。他并不否认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但否定福音书的历史价值，认为其中所记的耶稣事迹乃是神话。伊凡诺夫之与施特劳斯接近，是想从心理学观点去解释历史和神话中的事件，与他进行探讨。）



据伊凡诺夫说，施特劳斯大概把他当成一个疯子；尤其是他们二人谈话时，施特劳斯操拉丁语，伊凡诺夫使用意大利语，因为他不懂德语。这里还必须说一句，伊凡诺夫不大听得懂拉丁语，而施特劳斯同样不大懂意大利语。于是我和波特金向他指出，假如施特劳斯同意来罗马，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假如他能够到罗马来的话，他仍然不可能判断伊凡诺夫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是否表达了他的思想方式，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对绘画有特殊的理解，而施特劳斯不见得具备这种功力。他只能判断没有表现他的独特的观点，或者相反，可能在没有表现的地方却看出了这种表现。我清楚地记得，伊凡诺夫听了这番话后惊奇得几乎像个孩子似的，令人感动。

“是这样，您哪；是这样，您哪。”伊凡诺夫轻轻地说，咧着嘴笑，眨着眼睛，一副忠实厚道的表情。“说得很对，您哪。（他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以前却没有想到，您哪。”

长期离群索居，闭户不出，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在伊凡诺夫身上留下了特殊的烙印；他身上同时兼有某种玄奥莫测又天真幼稚、聪明绝顶又滑稽可笑的东西，某种纯洁、真诚又是隐秘甚至是狡猾的东西。乍一看来，他整个人显得疑虑重重的样子，有时疾言厉色，有时又胆小怕事，似在巴结人。但当他同你处熟以后（这一点是相当容易的），他的那颗温柔的心就逐渐坦露出来了。他会由于一句极普通的俏皮话而突然放声大笑，为一条十分简单的道理而惊奇得发呆，为一个稍觉刺耳的字眼而提心吊胆（记得有一次他听到我们有人说某位著名的俄国女作家是笨蛋时竟然跳了起来），并且会立刻说出一番富有真知灼见和老成持重的话来，表明了一位卓越的人物的久经磨炼的智慧。可惜他所受的教育根底不深，这是我国大多数画家的通病。

他努力以勤奋的劳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他熟知古代的世界。他研究了亚述的古代文化（对他今后的绘画是必需的）；他通晓圣经，特别是福音书，从头至尾，无所不知。他不大开口，愿意多听别人说话，而尽管如此，同他交谈却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追求真理的良好而真诚的愿望。我们晚间的聚会，他总是到得最早，一有争论，他就紧张而耐心地顺着每个人思路的发展听下去。那时住在罗马的俄国人之中，有一位男子，心地不坏也不傻，但脑子里是一盆糨糊，说话也是纠缠不清，伊凡诺夫是我们中间最后一个对他表示失望的。他不关心文学和政治，他感兴趣的是艺术、道德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一天有人给他带来一册漫画，画得倒是不错的，伊凡诺夫看了半天，突然抬起头来咕噜了一句：“耶稣是从来不笑的。”他到处